



工地一青年



于 敏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4161

工地——青年

于敏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8·北京

内 容 说 明

“工地一青年”所描写的是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在建設中和保守思想进行斗争的故事。主角尚越是一个工地的青年副工段长，他积极、热情、对工作有高度的责任心和革新精神，却缺乏经验。但由于他紧紧依靠党的教导，密切联系工人群众，终于扭转了他们工段经常完不成定额的落后状况，并批判和帮助了落后的工段长白福，而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他自己也在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改造和进步。

工 地 一 青 年

于 敏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6}$ · 印张 $2 \frac{1}{2}$ · 字数74,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50册 定价: 0.24元

统一书号: 10061·101

初秋。晴朗的天空和淡淡的白云。有风。

極目望去，是富饒的田野和秋天的色彩。高粱正是晒米的時候。通紅的穗子迎風晃動，好象翻騰的火焰。

一條很長的公路穿過高粱地，從城市通到建築工地。運輸汽車來來往往，揚起漫天的塵土。遠望建築工地，不規則的輪廓襯在藍藍的天上。那廠房的鋼結構，那桅式起重機的高架子，在飄浮不定的塵霧中好象海上樓閣。

更遠的背景上，一帶山嶺重重疊疊，勾出淡青色的高高低低的曲線。

一個身材不高，面孔圓圓的青年，手拿一封信，沿一條鋪了新土的運輸道路走向建築工地。他眉宇開朗，似乎從來不知道忧愁。三、四輛大卡車吼叫着迎面開來。他閃開汽車，走到一座剛剛豎起幾根鋼柱子的廠房附近，上上下下的看了一眼。

眼前是密密層層腳手架，上面有推了小斗車的水泥工跑來跑去。他們只穿一件小背心，露出晒成古銅色的膀子。鋼筋工攀上攀下，靈巧的轉動着手里的工具。再往後看，只見一架桅式起重機插入天空，正吊起一根鋼制橫條，把它慢悠悠的放下來。等著接橫條的架工們站在很高很窄的橫梁上，好象一眨眼就會掉下來。他們後面的背景是天空和白云，那兒正有一只鷹在悠閑的盤旋，下瞰著緊張繁忙的人間。

面孔圓圓的青年一直走到腳手架下，四下張望了一番。忽然看

見他要找的人，就高声大叫道：“尙越！尙越！”

声音淹沒在各种机械的嘈杂合奏中。

他把信高高举在头顶上，搖晃了几下。这倒有了效果。

在那高高的脚手架上，名叫尙越的青年見好朋友送来了信，登时眉开眼笑。一定是一封重要的信，要不，为什么巴巴的給帶到工地来呢？他馬上縱身一跳，翻过一根木杠子，跳上另一道脚手架，又用手攀住柱子，再跳到第三道脚手架上。別看他又高又大，动作倒很灵巧，大概是一个单杠和跳远的能手。

圓臉的青年赶紧向前走了几步，迎着从脚手架的斜坡跑下来的尙越，把信交給他。尙越如获珍宝，捧在手里，忙着拆开。不料有一张照片飄然落下来，剛巧落在送信人的脚下。大个子忙弯下腰去拿，但面孔圓圓的人搶了先，来了个先睹为快。

圓臉青年：“嚙！好漂亮。”

尙：“开啥玩笑啊，梁皓！”

冷不防一把搶过照片，笑咪咪的看了一眼。

彩色的照片上是一个肩头垂着髻髮的姑娘，頤长脸兒，細細的眉毛下一对娇媚的眼睛，微笑的張开口，露出一排細細的整整齐齐的牙齿。下边一行小字：

“赵丽娟，摄于1954年8月。”

梁：“答应来了么？”

尙：（一面看信）“这一次好象下决心啦。說八月下旬能到。”

他轉脸看看左右，忙把照片藏到信里，把信藏到上衣的小口袋里，好象怕人家把他的宝贝兒搶去似的。

左边不远的脚手架前，有一个承接混凝土的受料台。一个青年工人，个子不高，身材粗壮，活象一个石头滚子，正咧开嘴向他笑呢。

尙越脸上一热，馬上向一边走去。梁皓也看見了，笑嘻嘻的跟在他身后。

受料台連着很长的脚手架，上面搭了小小的蓆棚子，这是为了保护混凝土，免得日晒雨淋的。向尙越发笑的工人靠柱子站在那兒，破帽沿压下一縷頭髮，盖在額前一道皺紋上。他面前有个扶着鉄鉞的中年工人，周围是七八个伙伴。他們或坐或立，有的在吸烟，有的用粉筆头在跳板上画小人兒。这种閑散的样子和周围繁忙的景象似乎很不調和，但在管理不善的工地或工程段上，一边累得要死，另一边閑得难受的情况是不稀罕的。

扶鉄的工人：“金丕烈，干么瞅着大学生直乐呀？”

金：“我想起一个故事。”

这引起大家的兴趣，都凑到跟前来，眼睛望着金丕烈，想听个破愁解悶的故事。

金：“誰有香烟？（他接过一支，点起来。）我在三五三工地的时候，来了几个大学生。有一个大个子，工人給他起个外号，叫‘研究研究’。你不管問他什么，他总是一抹下巴，說‘研究研究’吧……”

忽然响起摩托的軋軋声，两輛汽車由远而近。工人們一齐跳起来，大声叫着向司机招手。

“开过来！”

“是我們的！”

“开过来！”

但是司机不理，一直向前开去。灰浆从車后的斗子里淅淅瀝瀝的滴下来。

扶鉄的工人：（嚙的一声扔下了鉄鉞）“象这样的停工待料，老婆孩兒誰养活！”

金丕烈早已从受料台上蹦下来，三步二步赶到第二輛汽車的旁边，拉住車門的把手，縱身跳上了門前的踏板，把脑袋探到了小窗子里边。

金：（大叫）“为什么不給倒下？”

司机：（沒好气）“怪誰？怪你們自己！計劃不准！乱七八

糟！”

他开一下油门，加快了速度。

金丕烈从踏板上跳下来，差一点栽倒地上。車屁股冒出一縷黑烟，噴了他一脸。他瞪大眼睛无可奈何的瞅着渐渐远去的汽車。

尙越和梁皓走上一个大土堆。从这兒仍然可以看到工地全景和金丕烈小組的受料台。不过离得远多了。土堆上有一个席棚子，里边一台抽水机发出快乐的咚咚声。席棚下边流出一股清水，嘩啦嘩啦的沿架高的水槽流去了。

尙：“你工作談定了沒有？”

梁：“到专家办公室。你們第三工段太不重視专家建議啦。”

尙：“嗨，下来检查工作啦，（故意后退一步）有失远迎呀。”

梁：（笑着推了他一把）“扯蛋！你工作怎么样。”

尙：“白福工段长尽叫我搞事务。”

梁：“这家伙真糟糕！我真替你們这个鍛造車間的工程担心。两万两千立方混凝土的任务，又赶上冬季施工。你們不完成，全工区跟上倒霉，全国也要受影响。”

尙：（激动的）“別提啦！我真不知道該从那兒下手，你看见工区主任了么？”

这时听到扩音的大喇叭噼噼的响了一下。一个圓潤婉轉的女子声音广播道：

“第三工段，白福工段长請注意……”

高压电綫很高的架子上，装了一个大喇叭。从这兒，那圓潤的女子声音压过各种噪音，傳到整个施工現場。

声音：“……据安全員报告，尽管一再提了意見，你們的安全措施还是很不好……”

离开这个高压綫架子不远，正好有一个八、九米深的大坑。从坑底到沿，架了很长很窄又很陡峭的跳板，上面虽然鋪了草袋子，

却也盖满了滑溜溜的泥浆。土工很吃力的挑着筐子，一步一滑的向上爬，呼呼哧哧的喘个不休。板子一步一颤动，看来很危险，要是眼错不及，一失脚就会掉下来。坑底一排十几个工人，摆成一字长蛇阵，弯腰把住铁锹，用力插到湿土里，然后一转身把一大团泥块抛进筐子。坑底的四围挖了半米宽的水沟，这是为排除地下水用的。透过远远近近各种劳动的杂音，能听到抽水机清脆的咚咚声。

在这排挖土工人的后边，一个小个子正伸直了脖子听那广播，脸色渐渐阴沉下来。他那平板的大脸上，生了一对牛眼睛，大鼻孔下边是两片厚嘴唇。头髮上有草根、灰浆、土渣儿，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就是工段长白福。他正好站在陡峭的跳板下边，往来挑土的工人都要经过他面前。

女子的声音：“……請不要忘記苏联专家給我們的批評，誰不注意安全，誰就是野蛮人……。”

白福听了，勃然大怒。扬起两只大手，好象赶麻雀似的向大喇叭做出一个威吓的姿式。

白：（气势汹汹的）“一个小崽子。我是野蛮人！你来看看，我有什么条件？”

突然有一个大个子从跳板上三步两步滑下来，立脚不稳，一交扑在白福怀里，差一点把他撞倒。白福两只手刚好把他拦腰抱住，他的满腔怒火找到一个出口了。

白：（狠狠的）“你，你……”

一句罵人的話剛要冲出口来，但馬上看清楚了，原来是剛撥到工段上的技術員，不好向人家发作，只得耐住性子，换成缓和一点的口气。

白：（威严的）“小心点不好么？”

尚：（臊得脸上一阵发热）“斜坡这么高，为什么不用机械？那不是又安全，又省力？”

白：“你沒看見？”

他用手一指，尚越向他指的方向望去，看見大坑上边有三个皮

帶輸送機，好象三只長頸鹿挺直了脖子，靜靜的蹲在那兒。有兩只烏鴉停在上邊，哇哇的叫了幾聲。

白：“我不需要這個賠錢貨。”

尙：“有機械不用，怎麼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呀？”

白福翻了他一眼，對這個追根究底的青年人，似乎很不耐煩。尙越可是完全沒有理會。

白：“機械能有人聽使喚？（向一個挑土走過面前的青工）小王！（青工聞聲站定）快跑！（青工果然用力向跳板上跑去）你看！”

他咧開嘴，寬寬的臉上露出得意的神色，表示他的“真理”是駁不倒的。

尙越剛要說什麼，只見跳板上又跑下一個人，四十上下年紀，背寬腰直的身材，四方臉片，上唇留了鬍口，左臂有一個工長二字的紅布袖箍，這是工長溫國茂。他一邊說：“你去看看七號坑的坡度怕太小啦，”一邊拉了白福的袖子就走。

白：（命令的）“叫你們怎麼干就怎麼干！”

溫：“不行，你非去看看不可！”

他不容分說，拉着白福就上了跳板。

尙越看他走了，轉身走到一個粗壯的小伙子跟前。

尙：“他們說牟主任到這兒來啦。”

小伙子：（直起腰來，扶着他的鐵鍬）“走了老半天啦。”

尙：“真的，你們為什麼不用機械？”

小伙子：（瞟了他一眼，旁敲側擊的）“我們就還缺一條尾巴啊。”

尙：“這是什麼意思？”

小伙子：“加上一條尾巴不成了驢子了。”

這句冷嘲的話透露了工人的不滿情緒和對於減輕體力勞動的願望，尙越很有感觸的听着，但不知說什麼才好。

溫國茂拉了白福的袖子，走到坑沿上，白福的一條腿忽然一

癢，叫聲“哎呀”就蹲下去了。金丕烈剛好气喘呼呼的跑來，一見工段長就大聲嚷起來。

金：“混凝土，工段長，混凝土！我們有勁沒處使呀！”

但見到白福的光景，不知是怎么回事，就低头看看他。

白福就地坐下，哼哼呀呀的脫下一只胶皮運動鞋，从里边掏出一塊石頭。

白福：（懊惱的）“他媽的，七元五，不到一個月就磨透啦！”

他把鞋底朝天，照着太陽瞧瞧，一個核桃大的窟窿透出了藍藍的天。他从怀里掏出一個破本子，撕下幾張紙，塞到鞋子裏。

溫：“老白，我真就心呀。”

白：“擔心什麼？”

他蹬上鞋子，站起來。

溫：“你把鞋底跑破，好幾項國家定額可是突不破。”

白：“得啦，大江大海都過來啦，小河溝裏翻不了船。”

溫：“聽說一一六工區搞的挺好，咱們不好去學習學習？”

白：（翻了他一眼）“別人的東西都是好的！”

他很快的向前走去，搖擺着兩個肩膀。對於溫國茂的善意，他顯然是領情的。

溫國茂看着白福的后影，深深的慨嘆了一聲。

尙越低头走进播音室的小棚子，看見一個姑娘的背影和兩條烏黑發光的大辮子。一老一小兩個工人站在她身旁，大約是接洽什麼事兒。她正歪着頭和那個青年工人說話。尙越不好插嘴，只得站在門旁等着，抬眼打量這個小棚子。

姑娘坐在小桌子和麥克風前。正對着小窗子，可以遠望工地繁忙的全景。从窗子射來的光剛好照亮她的側面，能看見她一開口就露出一個暴牙齒。她的左邊是一個格子櫥，里边整整齐齐放着一疊疊唱片，右邊是一套播音設備，上邊的小灯泡發出晶瑩的紅光。小

屋子虽然简陋，但很整洁。这种井然有序和纤尘不染，不只是职业的要求，也明明白白显出人对于职业的爱。

姑娘：（向青年工人）“好吧，我替你改改文字，中午就广播出去。”

她用铅笔在纸上记一个记号，放在台子上，青年工人很满意的点头，笑着走出去。

她看了一眼年老的工人，笑着站起来，从格子橱里取出一个小赛璐珞夹子，转过身来。原来她个儿挺高，红红的两腮，高高的胸脯，看来很是健康。

姑娘：（把夹子给了老工人）“好好带着吧，别再丢啦。”

老工人：（满脸生辉的）“要不是你帮我找，大海里我到哪里去捞针。”

他把服务证小心的放在小口袋里，从门越跟前走出门去，嘴里念叨着：

“是个好同志，好同志。”

尚越：（笑着）“哎呀，陆珊同志，你这儿什么都管啊！”

陆：（开朗的笑着）“对，又是工地的宣传站，又是工人的服务站。”

她对这种双重的任务显然是很自豪的。

她说着，仔仔细细的打量了尚越一下。这个不太修边幅的大个儿怎么总是给人一种好印象呢？那么朴素，一身洗淡了的蓝布制服上沾了泥斑点；那么英姿飒爽，一双浓眉压在眼角尖尖的眼睛上，薄薄的嘴唇下边是一个长长的下巴，他的微笑也显得那么诚恳。

尚：“工区主任到底在哪儿，你给问问好吧。”

陆：“你找他做什么？”

尚：“我们来了好几个月，也该正式分配工作啦。想开个联欢会，请他去做指示。我有个见习报告，也要请他指示一下。”

陆：“那好，你去碰钉子吧。”

尚：“为什么？”

陆：“指示，指示，他最讨厌这些客套话。”

尙：“哦，哦！”

陆：“他在大饭厅，给工区的第一个青年突击队授旗，你最好直截了当，请他去玩玩，他一定高兴。”

尙越恭谨的领了“机宜”，如释重负，急忙转身走了出去。

陆珊靠在她的工作台上，从敞开的门口看着尙越宽宽的背影，看着他的轻捷的步伐和他那身沾了灰浆的衣服。她的眼光柔和，脉脉含情，她脸上的笑容留了很久很久，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尙越向大饭厅走去。所谓大饭厅，实际只是一个大蓆棚子和帆布棚帐连接起来的所在。这时响起午休时广播的进行曲。远远望去，大饭厅外边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授旗礼已经结束了。一个青年工人挑着一面锦旗，另一个工人扛着一面更大的锦旗，正从台子上走下来。台前上千人齐声鼓掌，掌声中透出工人乐队那不太熟练不太合拍的铜管乐，但那咚咚的鼓声还是振奋人心的。

有一个中等身材的人最后从台子上往下走。他剪了短短的头髮，略微秃上去的宽大前额放出健康的红光。这就是工区主任车青。他走下台子，和打旗的人一起消逝在沸腾的人群里了。

尙越赶紧向前走了几步，只见两面红旗高举在人头上，慢慢向前飘来，在太阳里闪闪发光。

从饭厅走来的工人和向饭厅走去的工人一时拥塞在路上。尙越看见金丕烈在人空子里东推西撞，很快向前跑去，人群忽然让开一条路，以两面红旗为前导，第五工段的人走过来，都是一脸自豪的神气。

尙越不由的站下，抬头瞧那红旗。大旗上的字是：“月竞赛优胜奖”，小的上面两行字是：“第一一五工区。第一混凝土青年突击队。”

那个打了优胜红旗的工人走在前头，端着肩膀，脖子挺的老长，好象不如此不足以显示他们的庄严和光荣。金丕烈在他身旁走

着，歪头瞧瞧他。

金：“脖子挺的倒不短呢。”

那人绷紧了脸，不理金丕烈，竭力不笑出来。

金：“能保住嗎？”

打旗的工人：（轉臉，狠狠的）“在我們第五工段扎根啦！”

金：“連根給你刨出來！”

打旗的工人：“歡迎，來試試吧。”

尚越聽着他們的口戰，不由的從心裡笑了。

天空响起陆珊的声音。

声音：“全体工友注意，現在播送第一青年突击队向全工区挑战的建議。全体工友注意……”

听到一个西南人的口音說：

“好，宣傳鼓动工作很及时。”

尚越轉臉一看，正是他要找的车青。他叫一声“车主任”，很快向他跟前走去。

二

秋天的夜晚。靜靜的月黑天。繁星閃爍。风声和雁鳴声。

远望施工現場，千百盞电灯和巨大的投光器发出乳白色的光，照亮半个天空。地面的霧气很浓，除了高大机械的黑色輪廓外，什么也看不見，只有那一閃一閃的电焊藍光时起时落，好象很远的地方那种听不到雷声的閃电。

吊灯球发出白燦燦的光，照亮独身宿舍的小俱乐部。看来这兒是重新布置过了，鋪了台布的长桌子放在中間，帶靠背的长椅子围成个大橢圓圈兒。工区主任车青站在桌子的一头，滿臉含笑的講着什么，时而轉臉看看周围的青年人。他們大約有四十多人，其中女的最多有四分之一。

车：（亲切的）“我从前做过青年工作，一上手什么也不会

做，很苦恼，摸摸索索，得到一条經驗，就是一切要主动。主动依靠党，主动依靠群众。我用这种主动性克服了不少困难。你們都正式分配了工作，也不妨試試我这条經驗。……”

尙越和梁皓并肩坐在前排椅子上，时而交换一下視線，时而点头表示同意。青年們都是热情洋溢的听着，自然也不免有人露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在尙、梁二人身后，隔两三排椅子，有一个面皮薄嫩的“翩翩公子”和旁边的女同志噉噉喳喳，不知說些什么。女的瞅他一眼，用手絹捂了嘴，免得笑出声来。

牟：（扬起一叠紙）“……一个同志讓我給他的見习报告提意見。我喜欢这种主动精神……”

他看看尙越。后者期待的抬起头来，更加显得精神飽滿了。

牟：“……我看一切都好，就是漏掉一点主要的东西。技术工作，要是沒有革新精神，那算什么？工地上有很多問題，为什么一个改革方案也沒有？为什么这么平靜？为什么沒有强烈的願望和激动的心情？（他轉臉看看大家）你們要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是沒有风浪的么？是光溜溜的柏油路么？……”

尙越出乎意料，好象身上澆了一盆冷水，有点兒清醒了，神經有点兒振奋了，可是也有点兒不舒服。牟青一連串的問題，使場子里起了一陣騷动。大家都有点兒激动，也都聚精会神起来。連那个翩翩公子和他的女朋友也抬起头来，想好好听一下。

小俱部门前一棵大楊树下，一个青年站在那兒仰面向天，看那閃閃爍爍的銀河和那快要掉到地上来的北斗星。

工区主任開門出来。从門縫射来的灯光照亮青年的脸。这正是尙越。他在那兒回味牟青的話，似乎是在沉思，又似乎是在煩惱。看到牟青出来，立刻振作了一下自己。工区主任走到他跟前，也抬头望望天空。

从俱乐部傳來“小夜曲”的提琴独奏和橫笛伴奏的声音。悠揚的音乐随风飄蕩，溶化在黑暗里。

牟：“苦恼么？”

尙：“是，有一点。”

牟：“我是为了大家。听批评，总不能象吃糖果一样。”

尙：“是。不是为这个。”

牟：“你知道，我不能不拿高的标准要求你们。”

尙：“我能了解。我在考虑你提的问题，可是马上还回答不出来。”

小俱乐部里的桌子前边，那个和女朋友咬耳朵的青年在奏提琴。他的頭髮不燙自彎，梳得賊亮。他的臉在燈光下显得很蒼白，一雙整齊的眉毛好象修過了。寬寬的肩膀，是一副好衣架。一般是普通的藍布制服，但是袖子呀，褲腳呀，摺痕都燙的象刀刃一樣。總之，這人身上處處都看出是用心考究過的。

他微微晃著身子，似乎沉醉在自己的演奏里，但顯然有做作和力求炫耀的痕跡。那個伴奏者是一個紅關公，看來是個有血性的人。人們看著他這個大塊頭，竟然吹奏出那麼悠揚的聲音，一定會有點兒驚奇的。

牟青和尙越走進俱樂部，靠在門邊的牆上。

牟：“提琴怎麼樣？”

尙越做一個苦笑，表示自己是外行。

牟：“寧肯少一點技巧，多一點感情的激動倒好。”

小俱樂部的門外和窗口，不知什麼時候來了這許多兒童和少年，他們推呀、搗呀，都想擠到前邊騰騰裏面的風光。牟青向外看看，微笑的把門打開，做手勢讓他們進來。小客人們爭前恐後的擁進來，把一種活躍的氣氛也帶進來了。

音樂的最后一个聲音消逝了，响起一片掌声。演奏者鞠躬答謝，掌声刚刚落下，就听到牟青的声音。

牟：“来一个我们民族自己的不好么？这儿有没有西南人？”

几个声音同时：“梁皓，梁皓！”

梁皓脖子一縮，趕緊往人空子裏鑽，但已經給揪住了。

牟：“來一個民歌吧！”

大家齊聲鼓噪。

梁皓被大家推上一張椅子。鼓噪聲靜下去。他也慢慢控制了自己，眼睛望着窗外，好象望到了美麗的家乡。

他微微仰著頭唱起來：

“好一位姑娘下山來，
漂白的袜子凤头鞋，
頭上戴了朵馬纓花，
好象那仙女下凡來。

薔草的鋤頭把把兒長，
頂著個草帽晒太阳，
只要你心合我意，
我來薔草你乘涼。

青草發芽兒青草青，
情哥哥不知道我的心，
只要情哥哥看中了，我，
快請到我家來求親。

大河里漲水小河里渾，
半边兒清亮半边兒渾，
中間流成股兒鴛鴦水，
浪打沙冲咱永不分。”

宿舍附近的林蔭路，高大的楊樹在秋風中悉悉索索的响着，時而飄下一陣落葉，悄悄的落在人行道上。銀河已經落到地上，下弦月，淡淡的銀色抹上樹梢。宿舍的俱樂部還是燈火輝煌。大窗子射出雪白的光，透過楊樹的枯枝，顫顫動動的落在人行道上。大窗子里隱隱約約有人頭攢動。時斷時續的傳來曼妙的舞曲和雜亂的歌聲。

夜深了，但是大部分青年都還沒有休息。青春的血液，分配了正式工作的興奮，對於未來的悬念，以至於牟青的講話，都使他們激動不安，平靜不下來。除了一部分留在俱樂部的，很多人都跑到外邊來了。

林蔭路上，人影來來去去。低低的歌聲和笑語聲時起時落。

一對青年姑娘走過來，低聲唱着一首歌子，用她們自己的腳步打着拍子。一個姑娘說：

“工區主任說的人生道路是什麼呢？”

另一個姑娘也說了句什麼。

一對男女青年靠着膀兒慢慢走來，低低的談話消逝在黑暗里，顯然是在享受那初戀的一刻千金的時光。

一高一矮的兩個身影，胳膊扣了胳膊，很快的走過來。他們走到那對姑娘和那對愛人的前頭，向前走去。從樹枝里漏下的月光照出這是尙越和梁皓。尙越仰面向天，臉上是激動不安的神色。梁皓頭向下，仔細看着道路，惟恐把他的朋友摔倒。

他們向前走去，消逝在樹影的黑暗里了。

小俱樂部里早已鬧得人仰馬翻。人們已經拖開那長桌子和長椅子，清理出一個小小的場子。里边有几對青年在跳舞，其他的青年三五成群，扯開嗓子在那兒唱歌。把嗓子都叫啞了，雜亂的歌聲中聽到唱盤的華爾茲舞曲。

跳舞的几對中，有那個翩翩公子和他那苗條的女朋友。他把女伴緊緊的摟在胸前，一面旋轉，一面在她耳邊說着什麼。